

ZHUBIANCHAHUA · LUOWENHUASUIBI IBINSYUHNEMOUL · AHHACHANVIBUHZ

烛边茶话 / 罗文华随笔

天津人民出版社



LOZAWENJI



烛边茶话
Zhubian
chahua

罗文华随笔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烛边茶话
——罗文华随笔

罗文华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1694—6/I·65

定价:4.50 元

罗文华和他的《烛边茶话》

（代序）

大 萍

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罗文华二十八周岁生日，也是我和他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今天，文华有些腼腆地对我说：“《烛边茶话》就要出版了，麻烦你给写个序。”我说：“你应该找位老者写，找位你尊敬的老者，像孙犁、柯灵、黄裳、钱君匋、汪曾祺、张中行、周汝昌、吴小如、何满子，多好？！”他很执拗：“就让你写！”

写什么呢？还是说说我所了解的罗文华吧。

在我没有认识文华时，就时常在报纸上读他的文章。它们活泼风趣，又不乏含蓄冲淡，读了总觉得作者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人。我一直以为罗文华是位上岁数的老人，少说也得有四五十岁，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他，才知道他才二十多岁，是我的同龄人。这么年轻会写出这么成熟老到的文字来，简直让我难以置信。

那时，文华夜间上班编报，白天爱跑书店，我

工作的书店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书，使我们相爱了，结合了。他追求我，我崇拜他的文章。

刚结婚时，我们的住房条件很差。屋里地方小，摆不开桌子，文华只能趴在床上爬格子。大杂院十分吵闹，他上了一年半的夜班，没有一天睡好觉。家里没有煤气，没有上下水道，他顶风冒雨在院里生炉子做饭，走出老远接水倒水。几百户人家用一个水龙头，他为了节省等候时间，每天都是半夜洗衣服。寒冬，他爬上水龙头下的冰山，戴着胶皮手套洗衣服，结果手还是被冻伤了。就是用这双手，就是在这样的困境里，文华写了很多“豆腐块儿”。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代价。

文华在生活的艰苦面前总是很乐观，乐观是他的天性。每见到我为困难而不高兴，他就寻找开心的话题逗我，让我忘了忧愁和烦恼，痛痛快快地过日子。一年多以前我们住房拆迁，一时借不到周转房，临时挤在亲戚家住，陷入窘境。当时文华随手写了一首诗：“迟疑北雁南飞懒，秋雨枯成瓦上霜。篱下烹茶说百喻，炉边涮肉赏衡方。胡椒有味晨眠少，广厦无缘夜梦长。尚喜小儿玩忘倦，呀呀学语唤爹娘。”写出了我们那时苦乐参半的心情。他不善应酬交际，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生活上的困难都尽力自己解决，唯恐欠下人情。人们说他枉费记者的牌子、编辑的位子，是个书呆子。文华听

了，报以一笑，乐观如故。

文华吃饭，从不挑食。苦辣酸甜，样样都行，家里从未因吃饭而拌嘴。他的精神生活也正如他吃饭，兼收并蓄，全能消化。他能整段地背诵《庄子》、《孟子》、《左传》和《史记》，也能在一周内阅读十部长篇小说。他经常浏览英语和日语书刊，还自学俄语和世界语。他手不释卷，即使发高烧卧床，也要一晚上看完上百种字帖或几千幅漫画。他收藏的上万册图书、几百件金石字画、几百盒（张）音乐磁带和唱片，成了他进行精神漫游的宝山。从《烛边茶话》里看，文华对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文章在《天津日报》等报刊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标题如“读书无热点”、“戏单比戏还长”等，成为读者们议论的话题。集子里的一百多篇杂文随感发表时，文华用了几十个笔名，今天成书，也是对他这几年精神追求的一个小结吧。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是想表达我这个第一个吃“豆腐块儿”的人的一点感受。文华出书高兴，我的高兴甚于他。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 录

罗文华和他的《烛边茶话》(代序) 大萍

烛边茶话

“纸贵”声中扫“垃圾”.....	(3)
无错不成书.....	(5)
“选本”新说.....	(7)
“辞典”质疑.....	(9)
由《洗澡》说到《围城》.....	(11)
艺术不是公共汽车.....	(13)
并非只为金庸.....	(15)
假东坡砚与真独乐寺.....	(17)
关于“个体户文化”.....	(19)
序是写给谁的?.....	(21)
有感于“曲径通幽”.....	(23)
老去光阴如小春.....	(25)
且看钱钟书走出“围城”.....	(27)
展厅断想.....	(29)
游记种种.....	(31)
读书无热点.....	(33)
小品与大全.....	(36)

幽默家和小花脸	(38)
也说方言	(41)
媒婆、叛徒和翻译家	(43)
非有复译不可	(45)
《蛤蟆鼓》与争鸣	(47)
双簧戏与止痛剂	(49)
添一种降价书	(51)
假作真时真亦假	(54)
请设蒲鲁莫契文学奖	(57)
人物传记种种	(59)
退笔如山未足珍	(62)
“出乎意料之外”及其他	(65)
斯佳丽热与弗氏冷	(67)
不需评选的“十大家”	(69)
“人书俱老”刍议	(71)
尊碑意识	(73)
不妨识些繁体字	(75)
白话	(78)
账外有账	(80)
善书与晓书	(82)
书店与围城	(85)

花间絮语

借书与窃书	(89)
-------------	------

新的残次书籍	(90)
何不调配成套?	(91)
只能鼓倒掌	(92)
运动员·歌手	(93)
好酒也怕巷子深	(94)
从出版《京华烟云》说起	(95)
设一个“艺术报刊亭”	(97)
“控制发行”乎?	(98)
书摊的生意眼	(99)
从“大杂院”走出来	(100)
“畅销”还要“畅读”	(101)
不见《洗澡》	(102)
也说“特价”	(103)
“联袂”的堕落	(104)
“高精尖”不易	(105)
嫫夫门前是非多	(107)
女扮男装花样多	(108)
就是不一样	(109)
戏单比戏还长	(110)
从津版新书目录说起	(111)
让孩子看清形象	(113)
戏不够,记者凑	(114)
高力士的新相	(115)
并非“无题”	(116)

有位皇上姓西门·····	(117)
影视剧本的好处·····	(118)
也是为了孩子·····	(119)
剪刀效应·····	(120)
一字之师·····	(121)
大人爱看的小人书·····	(122)
本色乎？演技乎？·····	(123)
蒋干何其多·····	(124)
也说“功夫在戏外”·····	(125)
长得像与演得像·····	(126)
秋海棠的原型·····	(127)
真假《围城》·····	(128)
特犯不犯·····	(129)
吓“笑”了观众·····	(130)
多考真功夫·····	(131)
形似以后·····	(132)
“急就章”的启示·····	(133)
戏台搭好了·····	(134)
“我的舍下”之类·····	(135)
争名·····	(136)
聪明的“傻小子”·····	(137)
人造掌声·····	(138)
功夫在画外·····	(139)
“明”星·····	(141)

督署耶？文庙耶？	(142)
走马观画	(143)
他山之石	(145)
买珠还椟	(146)
芝麻与西瓜	(147)
障眼法	(148)
不算奢侈	(149)
这些书哪里去了？	(150)
文林阁的启示	(152)
谢谢钱君匋老人	(153)
精品书店与精品意识	(155)

生活透视

饥渴与满足	(159)
连环画的命运	(161)
麻将牌的功与过	(163)
闭架·开架·闭架	(164)
室雅何须大	(165)
“正业”和“副业”	(167)
“副业”与人才	(169)
旧书的新生	(171)
萝卜快了不洗泥	(173)
书摊前的踟蹰	(174)

死书变活书·····	(175)
书名的艺术·····	(176)
扇子的价值·····	(178)
作者后记·····	(181)

烛 边 茶 话

“纸贵”声中扫“垃圾”

古时洛阳纸贵，今日全国纸贵。纸张和印刷材料的成倍涨价，真个让出版社和报社叫苦不迭，大有停刊关门之势。然而有的读者却说，目前爱读的书少，可读的报少，大量的纸张却用去制作“印刷垃圾”了。

从出版社这方面说，造成“印刷垃圾”过多的主要原因，是选题重复。港台版图书国内翻印不付稿酬，于是你也印，我也印，不怕撞车，赚钱就行。前一时期都印琼瑶的书，如今琼瑶飞到北京，怕人家索要稿费，便掉转船头，又都印起岑凯伦的作品来。谁出书慢，被别人抢先，就活该倒霉，把书放在仓库里压着吧。一部《三刻拍案惊奇》，两家出版社各执一残本，秘不示人，各自出书，省得校勘。你看全书吗？对不起，两家的书都得买，对照着看，才知大意。印一本书，用两倍的纸，纸张不紧张才怪呢。有的编辑，闭门看稿，任外边出了多少种同样的书，全不管，还照出不误。虽然浪费几吨纸，但是能对未来的版本学家有用，便也不算浪费。有的出版社，咬住一个作家不撒嘴。一部小说，几篇散文，不嫌其少，先登杂志，再出单行本，再出文集或选集。纸贵？反正我责任编辑只管署名，不管掏钱。

另外，一批印刷质量差、错字连篇的图书，令人不忍卒读，也是变相地浪费纸。

从报社这方面说，造成“印刷垃圾”过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独家新闻，几乎成了文摘报。说到文摘报，常见的几家你摘我，我摘你，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这其中究竟直接或间接损失掉多少纸张，实在难于计算。

“纸贵”声中，一些印数少、赔钱多而又必不可少的书刊可以照顾；至于那些制造“印刷垃圾”的出版社和报社，不妨借此时机，自然淘汰，使好纸用在好书、好报上。

（原载1988年7月27日《新闻出版报》）

无错不成书

人说现在“无错不成书”，我不信，偏要找出一本没有错字的书来。先读一本《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读至第16页，“自圆其说”排成“自园其说”；再读一本《明清人情小说研究》，第8页上把“淫秽小说”排成“淫移小说”；《中国名画集萃》，刚看到第3页，就发现把“奇特”硬是排成“其特”；更有一本《水浒拾趣》，干脆在第1页上就把“琵琶记”排成“琶琶记”；另有一本研究郭沫若的书，其中“沫”字有许多是用“沐”或其他字代替的……我终于相信：“无错不成书”了。

读者不熟悉的字，编辑也不认识；读者容易混淆的字，校对也看不出来。读书，简直是在排除一个个“地雷”，不然就无法顺顺当当地读下去。《现代汉语词典》，由4块多涨到9块多钱一本，仍很畅销。道理很简单：它是“排雷工兵”，离开它没法读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对我说：过去，一位编辑与一位校对在一部书稿的几个字上意见有分歧，一直争论到总编辑的桌面上，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现在很少见了。的确，一些识字并不比中学生多几个的人当了编辑，懒得仔细看稿，敷衍了事。